湘女赴鄂战疫实录 5

新冠肺炎病房，她讲述五个患者的悲欢故事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张秋盈

“有人关心我，劝我和患者保持一米的距离，但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在抢救患者的时候，吸痰、按压，哪一个操作可以保持一米？”2月10日晚11时，结束了在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7个小时的工作后，湖南援鄂医疗队队员、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张田慧对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说道。

即使长时间穿着防护服、尿不湿让她极其不舒服，即便护目镜起雾、滴水让她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但她仍然在延长自己的上班时间，只为多安抚好一两个病人的情绪。“无论有怎样的风险，只要看见病人、只要病人需要，我们就得上，这是医生的天职。”张田慧说。

临近深夜12点，她还要去用消毒液洗自己的衣服，“明天上班好穿”。

扫一扫，
分享她的故事

见惯生老病死，但还是会很心痛

“张医生，我喘不上气了，是不是我的血氧又掉了？张医生你快告诉我，我的血氧多少了？”2月10日晚6时，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西区抢救室内，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喘着粗气，焦急地询问张田慧。

自正月初四以来，张田慧无数次面对这种神情——焦急、害怕、踹不上气。她知道，此时最重要的是让患者的呼吸平稳下来。扬起一个笑脸，她语调轻松地说：“爷爷，你血氧93，已经正常了，你放松，放松！”

几分钟过去，老人从一分钟40次的呼吸频率降到了20次。

“我平时身体很好的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住院。”等平静下来，老人仰着脖子对张田慧说。第一次住院，又没有家人陪伴，内心的紧张可想而知——张田慧很理解，她陪老人聊了一会，等到他彻底平复下来，才向接班的同事交待好，转身离开。

此时，离规定下班时间已过去40分钟。

“我必须保证我的病人情绪稳定了，才能交给下一名医生。”回到酒店后，张田慧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来到黄冈市后，最忙的是收治病人那天，原定下午3时开始，结果下午2点左右病人就来了，6个小时后，整个病区的病床都满了。她一口气收治了20多个病人。往往是早上7点吃过早餐，下一顿饭就到了晚上12点。

79岁的王爷爷是张田慧快下班时入院的。刚一进来，他就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医生，我要上厕所。”张田慧掀起他的裤脚一看，粪便都已经流到了腿上，整个下半身全是。尽管知道“粪口传播”的危险，一旁的护士还是耐心地给老人换了衣裤，端来便盆给他上厕所。

因为患有糖尿病、冠心病、消化道出血等多种基础疾病，王爷爷连躺下去都很困难。入院第三天，张田慧在微信群里得知，王爷爷病情加重，在凌晨6点抢救无效去世了。

“我工作六年了，见惯了生老病死，但他因为得的传染病，家人也不能来见上最后一面，心里很难受。”张田慧说。

病房有位“超级配合的患者”

83岁且患有肺癌的张爷爷是张田慧眼中最坚强、最配合的患者。别的老人特别排斥呼吸机，嫌憋得慌，但张爷爷很爽快地戴上了。为了防止在厕所里突然停止心跳呼吸，导致贻误抢救时机，即使很不愿意在病房内直接排便，但老人家还是乖乖遵从医嘱。

“他吃饭的时候很痛苦，吃不下，但还是很努力地在吃。”张田慧后来得知，张爷爷的儿子也是黄冈的一名医生，“可能因为这个，所以老人特别体谅我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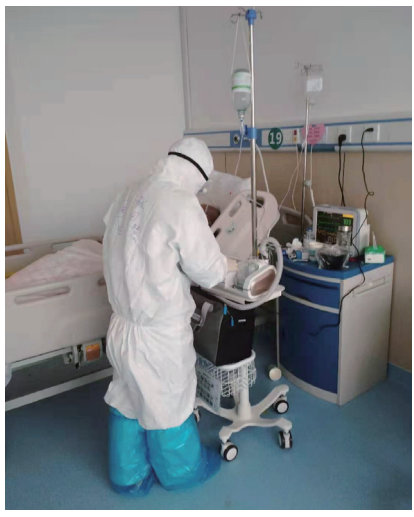
病区里还有个9岁的男孩，他的妈妈是护士，爸爸是警察。爷爷奶奶也因为感染，住进了别的病区。“本来小孩子一个人住院，肯定会害怕，但他特别乐观，还和旁边病床的阿姨、奶奶聊天拉家常。”张田慧说。

查房的时候，遇到小家伙打游戏，张田慧也会“管教”他：“你玩太久了，不能玩了。”“再玩一盘嘛！”男孩向她撒娇。

见状，张田慧只好笑一笑。

小宁原本也是黄冈的一名医务工作者，同时她也是张田慧第一个治愈出院的病人。小宁在今年一月初被感染后，曾经辗转多地治疗，和她一起感染的同事都治愈了，但她的病情却一直没有好转。转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后，张田慧问她，要不要尝试一下中医？小宁同意了。不久，本次湖南援鄂医疗队副领队、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曾普华尝试给小宁进行治疗，结果小宁的各项指标都有了好转，最终达到了出院标准。

出院的第二天，正好是元宵节。小宁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你们对我们那么好，那么耐心，黄冈的疫情一定会很快控制住。我们加油！中国加油！”



▲张田慧在对患者进行治疗。

出发那天，大家开始互称“战友”

“曾光战友，这一床血氧不太稳定，你多注意。”每天交班前的嘱托，医护人员总是互称为“战友”，这也是特殊时期病区不成文的“规矩”。

“这个称呼也不知道是谁发起的，好像从出发的时候就叫开了。”张田慧猜想，也许是缘于那天院长的交代：“你们是奔赴战场，是去打仗！”

刚到“战场”那几天，确实很不适应。上早班，张田慧必须提早半小时或更早到医院，留出几十分钟穿防护服；尿不湿穿着难受，护目镜压在鼻子、耳朵上也难受，一天就勒出两个水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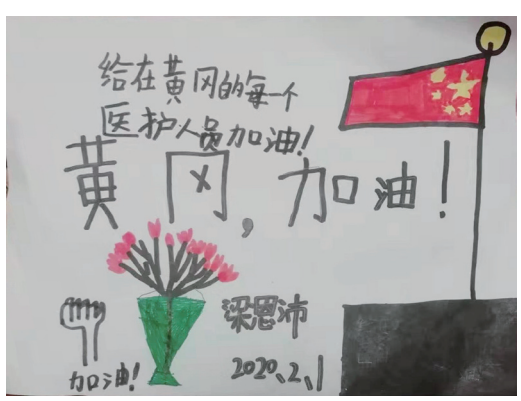
穿好后要赶紧查房，一下就是50多个病人，比在原医院多出几倍，张田慧往往查到一半，护目镜便被一片白雾遮盖，直往下滴水。在隔离区里，病历要写得更详细、字迹更清晰，“以前的病历我是写给自己看的，现在的病历要拍下来发给隔离区外的医生，所以一定要写清楚”。

下午2点的下班时间，张田慧从来没有遵守过，往往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6点。一进房间，还要赶紧消毒洗澡洗衣服，等到吃饭，已是深夜。“医生吃饭本来就没准点，我早习惯了。”张田慧笑着说，酒店一楼大厅24小时给医护提供食物，“已经非常棒了”。

有一次，张田慧问接送她的志愿者司机：“你怎么想着要做志愿者啊？”

对方回答：“那你们怎么跑这么远来帮我们啊？”

两人相视一笑。



◀张田慧的儿子经常画画，给妈妈和叔叔阿姨们加油鼓劲。